

Wu Hen Yong Heng

无痕永恒

春
天
文
学
丛
书

龙女



龙女·本名罗艳，现就读于重庆市巴蜀中学。一九八四年一月呱呱坠地，与生俱来的对文学的痴迷使其十五岁时小试牛刀，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等，从此笔耕不辍。十六岁时出版处女作《透过水蛾的翅膀》，十七岁时出版长篇小说《玻璃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无痕永恒

Wu Hen Yong Heng

春
天
文
学
丛
书

龙女



龙女·本名罗艳·现就读于重庆市巴蜀中学。一九八四年一月呱呱坠地·与生俱来的对文学的痴迷使其十五岁时小试牛刀·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等·从此笔耕不辍。十六岁时出版处女作《透过水蛾的翅膀》·十七岁时出版长篇小说《玻璃门》……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痕永恒/龙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
(春天文学丛书)

ISBN 7-02-003913-8

I. 无… II. 龙…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556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李 博

无 痕 永 恒

Wu Hen Yong Heng

龙 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913-8/I·2970

定价 8.70 元

作者简介

龙女，本名罗艳，现就读于重庆市巴蜀中学。一九八四年一月呱呱坠地，与生俱来的对文学的痴迷使其十五岁时小试牛刀，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等，从此笔耕不辍。十六岁时出版处女作《透过水蛾的翅膀》，十七岁时出版长篇小说《玻璃门》。二零零二年三月获得首届春大文学奖提名，现为中国最年轻的作协会员。

出版说明

“春天文学丛书”是伴随“春天文学奖”出现的一套丛书。

“春天文学奖”开始于 2002 年春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每年一届，获奖对象均为三十岁以下，有优秀创作成绩者。“春天文学丛书”开始于 2002 年秋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作者均为“春天文学奖”获奖者和提名者。

这里，特别感谢作家王蒙先生对“春天文学奖”的大力支持。

在首届春天文学奖颁奖 座谈会上的讲话(代序)

王 蒙

首先我祝贺获奖和获得提名的三位年轻的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件事情。我捐的那点钱微不足道,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活动,特别是不足以将这个活动长期开展下去。还是要靠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我国最大的文学出版机构,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下来。

人年轻的时候的写作,是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我常常想起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岁不过比现在龙女大一点。我第一部作品出来后,送到一家出版社。我还通过某些关系,虽然我那时还不怎么太懂得关系,关系也很有限,但是尽我的力量通过一些关系,希望出版社能够起码看一遍我的稿子。我等待出版社的回音等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比等待女朋友的回信还着急。昼夜在那儿盼,有时甚至看到天上飞了一只燕子,我想这是不是一个兆头啊,可能出版社要给我打电话了。我还曾经偷偷跑到出版社那儿溜。记得大概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有许多戴着眼镜的,深度眼镜,显得非常有学问的人。而且他们是说那种南方的普通话,叫做青蓝官话的,就是当时我最佩服的一种话。那时中央首长大部分都那种发音。如果是纯粹北京话,就像侯宝林了。必须是南方人,而又说普通话。我听了他们一边出来,一边说

话：这个主题怎么样怎么样。把我给服得呀，就像看到一群天神一样。那时候我也害怕，我怕他那个主题往我的作品上面一量，我的作品就完蛋了。然后再说一点比较深的，什么“把握得不准”啊，什么“细节还差”，等等这些东西。我听了最佩服的一个词儿，叫做“艺术感觉”。我那时听了那个“艺术感觉”，就不知道那个细胞是长在什么地方。真是佩服，真是服。同时我那时非常敏感，谁要是夸一句，真觉得比你爹娘还亲。谁要是嘲笑一句，就一下子灰心丧气，觉得再写下去毫无意思了。你干别的事儿，干多干少，总是干比不干强。可这写作呢，也许你写得越多越没意思，写得越多越没有希望，写得越多越令人厌烦。初学写作的人有一种脆弱性，更需要关心和鼓励。在他或她寂寞枯坐的时候，想到有人承认，有人奖励，这是一种力量。好多年前我听过姜昆有次发言，他是说一个具体事儿，他说当年的艺术家，在他们正青春年少、才华正焕发的时候，他们挣不上钱。现在能挣上钱了，也能干什么了，但他们老了。姜昆就说，这个出处我记不得了，他说这就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豆儿，有花生豆儿的时候却没牙了。”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规律。人生就是这样呀。你最渴望写作，最燃烧着写作激情的时候，你不一定受到别人的关心和重视，写得也不一定好。而后来你写得稍微好点了，成熟点了，发表起来白纸印黑字不困难了，而你的激情却难以燃烧了。写来写去，文章满纸书生累。也不过就是纸上的工夫，不过就是一些书生意气。所以我就想，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能得到一点鼓励，一点支持，也许比没有强。

但是对年轻的人，你很难预见。我今天不是故意充老大。譬如像龙女，她是1984年出生的，她整比我小50岁，比我大孙子只大1岁。我的感觉，她不是下一代了，而是下1.5、1.8、1.9代了。她们比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幸福得多。但是她们或他们

会一直写下去吗？还是写着写着就出国了，就再也看不着了？也可能是写着写着神经控制不住了。会杀一个人？像顾城那样子，杀了一两个人，然后再杀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真是难料。所以我又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能够适当凉一点，不必心太热，燃烧得太厉害，太厉害了，烫别人也烫自己。

我还愿意同非常年轻的、各方面都非常新的写作同行，探讨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文学当中，要不要有对某种价值的珍惜？其实我对所谓新新人类的作品里头，那些形式上手法上的创造，不觉特别稀奇、离奇。有网上开玩笑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网络文学的发明人是王蒙，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早以前就在写作的时候神侃胡抡，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早就写过了。看了之后，我不知道是我的光荣还是对我的嘲讽。但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些花样翻新的形式上的变化，写作上的力图面貌一新，不觉稀奇。其实作家多多少少都这样。我当年写作的时候就想：别看我是个小孩，又瘦小枯干，一无可取，但是我的作品拿出来，所有现在活着的作家，跟他们没有一个一样！和所有已经死了的作家，也都不一样！我自己认为，我这个作品是从我这开始的。所以我对花样翻新没有什么奇怪。但我有时感到困惑的，就是有些作品我看不出作家心疼什么，看不出珍惜什么，看不出对价值的理解，而只有对价值的怀疑，乃至价值的摧毁。其实，即使是一种反价值，也能看出他或她珍惜什么。感叹世情的险恶，是有价值感的，总是心中有一个正常的、不险恶的，险恶的反义词是什么，温馨？说这个词好像有点牙根酸，反正有一点不险恶的善良的价值向往。有一点真诚的东西。譬如讽刺一个男人的虚伪，这就假定了世界上还有不虚伪的男人。如果全世界男人全部虚伪，一个赛一个虚伪，就不必讽刺了。没有必要为乌鸦长得黑而悲哀，除非你发现了一群白乌鸦。

有时人们把价值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觉得价值不一定都从属于意识形态。譬如爱情,爱情里头有许多虚伪,还有流氓,还有强暴,还有腐蚀,还有金钱,还有市场,还有商品化,还有艾滋病,还有变态……这些全部写完了,总还有说得过去的爱情,有一种心和心之间的感应、充实和温暖,哪怕它仅仅实现在小说人物的梦里。在我们分析价值的意识形态属性时,也许会发现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即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想宣扬自己,论证自己,它必须力图说明只有它能达到人类的普遍价值,人类的理想与幸福。所以我读一些年轻人作品的时候,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觉得自己确实一天天老化,老化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虽然我还在垂死挣扎。我愿意从中学到新的知识、新的经验,但是面对价值虚空和价值困惑,我也感到困惑。我是相信,即使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广大人群接受,它一定是靠拢那么一种普遍的价值,人性本身所要求的价值。总不会宣传自己的价值就是虚伪,就是讹诈,就是说谎,就是勾心斗角,就是谁也别想活得痛快包括自己。不管是标榜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还是团队精神,总是要靠拢人性本身所要求的普遍的价值。年轻人作品有一种撕开长者假面具的一种快意,我也很能理解。我也不是不善于撕开别人的假面具,甚至自己的假面具。但是,总会有一种珍惜,一种价值的追求,一种珍重,一个理想,一个梦,一种眷恋和追求,而不只是一片诅咒。这是我看一些年轻人作品时产生的一种或许是过时的老旧的想法,借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希望得到指教。谢谢。

阅 读“龙 女”

从 维 熙

见到龙女,是在北京的春初。正像今年北京之春,比往年的时令提前了许多一样,刚刚步入 18 周岁的小小龙女,提前在中国文坛报春——这个来自山城重庆巴蜀中学的高三学生,已然是出版了两三部作品的文学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颁发春天文学奖时,她是在全国范围内被评委们选中的三个获奖者之一;而在这三个文学天使中,她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因而引起文学界对她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天,几个作家为她们颁奖,站到我面前领奖的正好是龙女。小姑娘十分稚嫩,还带有几分孩子气的腼腆。但是她在这个大会上的简短发言,却有着与她稚气面孔大相径庭的早熟。她不仅没有时尚中“新新人类”的语言,更没新潮女孩的自炒自卖,而是谈到了“民族精神”与“人文责任”这样一个似乎过了时的话题。因而,我有感而发地评说了她一句:

“真是‘龙的女儿’!”

在物欲横流,精神极度匮乏的今日,“精神”与“责任”这样的字眼,已然成了文苑的生冷词汇,可是龙女充满真情地述说着

它,并将以此为尺要求自己的文字;虽然她并没能将其说得十分透彻,但让人感知到这个女孩的心田拒绝凡俗之余,有着一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索求。会后不久,我得知龙女回到重庆之后,将其所得的文学奖金中的全部(3000元),捐献给了重庆的爱心事业(献给了儿童福利院),一颗清纯的悲悯人世之心,突出了她在文学新军中的脱俗情怀,从而让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未来的希望。她的家境并不富有,她用电脑写作的空间,是利用家中扩展出来的阳台;龙女之所以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她说是张扬自己拒绝污浊的个性,并演绎着“精神”与“责任”的诺言。仅此一点,不要说在同龄的文学新军中罕见,更与那些自拉、自唱、自炒、自卖的“新新人类”,拉开了不短的距离。因而,我为山城重庆能孕生了这么一个龙女而感到高兴!

近日,在翻看了她曾出版过的两本著作之余(一为长篇小说《玻璃门》,另一本为她的随笔诗歌集《透过水蛾的翅膀》),认真地阅读了她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文稿《无痕永恒》。透过文字经纬,我虽然感到对比纷繁的社会来说,她作品中表现的生活,还略嫌比较单一了一点,但她年仅18岁,人生之门才刚刚打开,人生之路才刚刚起步,在纷繁世界的人间万象中,她只能表现她熟悉的校园生活,随着她生活阅历的不断增长,出笼之鸟会展翅高飞的。

审视一个青年作者的重要标志在于,看她的文学资质是否优秀,形象思维是否敏捷而丰腴,驾驭文字的能力是否娴熟。如果你是块石头,任你在春雨中沐浴,却不能把一滴水珠融为己有;如果你是个池塘,虽然能把春雨存储起来,但却耐不住骄阳的蒸发——只有你的文学神经,若同是一块吸水的海绵,才能把大自然的赋予,化为你自己的营养,从一滴水幻化为你心中的大海,并进而演绎出你一泻千里的故事。爱好文学与文学创作楚

河汉界的区分,其渊源就在于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读的书很多,讲起文学来也能说出个 ABCD,但一到动笔的时候,就变成“高谈阔论的巨人,语言文字的矮子”,这样的人一生只能做个文学的爱好者,而无法进入作家行列。龙女正好与之相反,她不仅读的书很多,关键在于能把书中的文字消化之后,融化为自己的文学魂魄。我从她的作品中,可以轻松地找到东西方古典文学、东西方古老的神话给予她的文学营养,也不难看到她的消化过程。该怎么说呢,她犹如上述几种类型中的蓄水的海绵,不断吸收,不断升华——就像一株小草那般,不断将自然界中的日月精华,转化为自己成长的文学乳汁。如书中的中篇小说中的《褪色的红芙蓉》、《雪霁粟》、《无痕永恒》、《遥寄贝》……其内容虽然都是描写学校生活的篇章,这些十分平凡的校园生活,经她心灵点染成文字之后,无不显示出作者从一线萤火,幻化出满天彩霞的文学才能。在她的散文、随想和诗歌篇目中,这种编织生活的能量,也是不俗的;她几乎从天上星辰、地下万物,以及远古的神话传说,都拿来当成她文学“七巧板”的素材,并找到严丝合缝的切入点,这对一个刚刚摆脱奶气的少女来说,是十分艰难的磨砺——但惟因其艰难,才有攀登之乐。

前两年,校园文学中曾出了个才子韩寒,他的形象是以挑战刻板教育为切入点的,文字里不乏校园生活的冷色。龙女与韩寒截然不同,她的笔锋轻柔如雪,似在以“大雅声稀”而挑点喧嚣,以梦幻的美好憧憬,相约同龄人走进生活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文学之巅。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没有偏爱,就没有艺术。”因而,我以当年阅读韩寒的愉快心情,祝贺龙女今天的文学之初。

仅以此文,作为龙女《无痕永恒》之序,并祝愿她在文学的马

拉松长跑中,永不忘记“精神”与“责任”的人文良知,不断开阔自己的生活视野,以青春的朝气勇往直前!

2002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阅读“龙女”	从维熙(1)
--------------	--------

第一辑 校园红·白·蓝

褪色的红芙蓉	(3)
雪罌粟	(16)
无痕永恒	(32)

第二辑 天 籁

遥寄贝	(45)
上帝	(61)
野鸽	(64)
七重天上的 ZZ	(73)
我是傻子	(77)
梦	(80)
那一片黄花灿烂	(81)
宿缘	(83)

第三辑 新生代聊斋

一种状态	(87)
城市边缘遗事	(97)
十三楼	(106)
不见不散	(115)

第四辑 结绳记事

爸爸,你怎么了?	(121)
母亲	(125)
曾经	(129)
若有所思	(131)
钟表的故事	(134)
背叛	(137)
我,越来越笨	(139)
镜子里的冬季	(141)
后 记	(143)

第一辑

校园红·白·蓝

你说
我是个谜。
其实，
难解的不只是我，
而是我们。
我们追逐着爱，
从痛苦中开始，
在深重的折磨中结束。
我们相信枯燥的讲道会中止，
荒诞的灵语会消逝，
惟有爱能化腐朽为神奇。
然而真正引领我们的，
却是这亦真亦幻的世界，
让我们怀疑究竟有没有神奇！
我们一面在问，
是谁欺哄了我们？
一面又始终守望着那
不朽的永恒！

